

白雪的墓园

父亲去世的日子离除夕仅有一月之差。父亲没能过去年，可我们必须得过这个年。要排解对一个人的哀思，尤其是父亲，三十天的日子未免太短太短了。我们办完丧事后连话都很少说，除非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谁还有心情去忙年呢？然而年就像盘在人身上的毒蛇一样怎么也摆脱不掉，打又打不得，拂又拂不去，只能硬捱着。

天非常寒冷，我站在火炉旁不停地往里面添柴。炉盖有烧红的地方了，可室内的一些墙角还挂着白霜。我的脸被炉火烤得发烫。我握着炉钩子，不住地捅火。火苗像一群金发小矮人一样甩着胳膊有力地踏着脚跳舞，好像它们生活在一个原始部落中一样，而火星则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在炉壁周围飞旋。炉火燃烧的声音使我非常怀念父亲。

我不愿意离开火炉，我非常恐惧到外面去，那些在苍白的寒气中晃来晃去的人影大都是紧张忙年的人们，碰上他们的满面喜气该怎么办呢？火炉砌在厨房的西北角，它走两面火墙，可以给两个房间供暖。厨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向门口，因为厨房里没有另开窗户，所以只能借着走廊尽头门上端的几块玻璃见见天光。光线艰难地沿着走廊爬行，往往爬到火炉边缘就精疲力竭了，所以火炉周围很少能接受到天光的爱抚，但炉火的光亮却弥补了这一缺憾，火炉周围的墙和炉壁以及那一块青色的水泥地，在冬季里总是微微地泛着炉火乳黄的光晕，好像它们被泡在黄昏中一样。

母亲躺在她的屋子里，炕很暖和，但我知道她没有睡着。她还不到五十，头发仍是乌色的，看见她的头发我就心酸。全家人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她了，可她并不像其他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大放悲声。她很少哭，有时哭也是无声的，这种沉重的不愿外露的哀思使我们非常害怕。在我年幼的时候，年前的这段时光中，母亲常常是踏着缝纫机为我们做新衣裳，那种好听的“嗒噜噜”的声音就像割麦子一样。那时候厨房里总是热气腾腾，一会儿蒸年糕了，一会儿又用大锅烧水洗衣裳了，乳白的水汽云雾般地涌动，晃得人眼神恍惚。往往是父亲撞上了我们，或者我们撞上了母亲，无论谁撞了谁都要乐一阵子。

姐姐从靠近火炉的房间中歪着身子出来咳了几声，从她的咳声中我知道她刚才哭过。她是我们家老大，父亲的去世使她的担子更重了一些。她哑着嗓子问我：“你老是站在炉子这儿干吗？”“烧火。”我说。“烧火用不着看着，让它自己着。”姐姐说完就回屋了。

我站在火炉前茫然若失。我的心很空，眼前总是闪现出山上墓园的情景。父亲睡在墓园里，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父亲现在睡着的地方是我小时候进山最害怕的地方，那时候我去采都柿和越橘总是绕过那片地方，因为那里使我有一种莫名的忧伤。现在那里终于成为父亲的墓园，我才明白悬了多少年的心只是因为那里会成为收留我亲人的地方。现在它成了父亲的墓园，我才不害怕经过那里，我才心平气和地第一次认真观察那里的景色：那里地势较高，背后有一个平缓的山坡，山坡上长着稀疏的樟子松。而坡下，也就是墓园四周却是一大片清

一色的落叶松，它们全都直直地卧在丰盈的白雪之上，是一片十分年轻的树木。再过百年，这些树木蔚为壮观的时候可能会使墓园看上去十分古老，它们的环绕将使灵魂越来越宁静。站在墓园朝山下望，可以看见小路和平缓下降的山势。树木好像在一点档地矮下去，矮到尽头的时候就出现了房屋和草滩，以及草滩尽头的太阳和月亮。

炉火越来越旺了，我仿佛看见父亲正推开走廊尽头的门，微笑着朝我走来。从他去世的那时起，这种幻觉就一直存在。他走到我面前了，他伸出手抚了抚我的肩膀。我握着炉钩子的手就抖了一下，墓园的情景又锐利地再现。我知道父亲根本不在这间房子里，可我又像是每时每刻都见到他似的。死亡竟是这般盛气凌人。墓园，我这样想着回头望了望幽暗的走廊，你现在真的成了我父亲的安乐窝了吗？

弟弟从火炉西侧最小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走到我身旁。他黑着脸，一声不吭地争着抢我手中的炉钩子，他也想来烧火。我把炉钩子让给他，他站在火炉那儿，用炉钩子轻轻地敲着炉盖。他对我说：“你进屋吧，我来烧火。”“烧火用不着看着。”我重复姐姐对我说过的话。他抬头看看我，我知道他也不愿意呆在屋子里，他也要找一种活儿来排遣哀思，我就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走进姐姐的房间。从这个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后菜园。天色仍然灰白，有几只鸟在菜园边缘的障子上跳来跳去。

“咱妈还没起来？”姐姐恹恹地问我。

“没有。”我说。

“这个年怎么过呢？”姐姐叹息了一声。

“是啊。”我一筹莫展。

“你说咱妈过年那天会不会哭呢？”她很担忧地问。

“不会吧，她是知书达礼的。”我虽然这样说，但心里还是没底。

“我们单位的李洪玲，她爸爸和咱爸一样得同样的病死了，比咱爸早死五天。她妈妈现在天天在家哭，动不动就冲李洪玲喊：‘快去车站接你爸爸回家，你爸爸回来了！’弄得全家人都神经紧张。”姐姐说。

“咱妈不会的。”我说，“她是个明白人。”

“可她今天连话都不愿意说。”

“过几天就会好的。”我站在窗前，朝菜园望着。园子中的雪因为一个冬天也无人涉足，所以显得格外宁静。雪地之外用障子间隔而成的小路上，偶尔可见一两个人影晃来晃去。路后面的几幢房屋的门前已经有挂灯笼的人家了，忙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的眼前又一次地出现墓园的情景，那里的白雪、树木和天空中的云霓，那里的风和墓前的供桌，一切都那么使人梦魂萦绕。我很想再回到厨房的火炉那儿去烧火，因为那里的温暖和光线很适宜回首往事。

我转回身，朝厨房走去。这时我突然听见母亲的房门响动的声音，接着我听见弟弟扔炉钩子的声音，他似乎是追着母亲出去了。他怕她出去想不开，我们都怕这样，所以母亲一出门总得有人装做无意地出去跟踪。我的心绞了一下。我站在弟弟刚才站过的地方，捡起炉钩子，掀开炉盖，看看炉子里全是一块块火红的木炭，就又添了几块柴火，炉膛里便迅速地响起一串噼哩啪啦地燃烧的声音。火苗旺盛得不住地舔着炉盖，使炉盖微微颤动，炉盖被烧红的面积越来越大了，好像炉子在不停地喝酒，渐渐地醉了似的。

我心事重重地等待母亲和弟弟快点回来，这种等待像推心一样的

难受。不一会 儿，弟弟先开门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只竹筐，里面装满了碗和盘子。他神色有些 喜悦，把竹筐放在墙角后神秘地走过来对我说：“咱妈想过年了，她去仓房里收拾 过年用的东西。”我如释重负。果然，母亲很快从门外进来了，她的一只手里提着 袋面粉，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捆被冻得又白又直的生葱，她把它们放在锅台前，一副 要大大忙年的姿态。 我赶紧把水壶添满水，掀开炉圈，将水壶坐上去。我知道忙年最不可缺少的就 是温水，这种懂事的做法会使母亲欣慰的。 母亲把我们姊妹几个叫到一起，向我们布置忙年的工作。弟弟因为腿勤，大多 是搞“采买”，酱油、醋、筷子、香、鸡蛋、猪肉等档的东西一律归他来买；而姐 姐要搞“内务”，拆洗被褥、扫尘、抹玻璃、蒸年糕、炒花生瓜子等档；我虽说是 个女孩，但干细活大多不精，所以就只能做挑水、倒脏水、打扫院子、劈拌子、归 置仓房中的杂物这一类粗活。好在我有一身的力气，又是最不怕寒冷的，所以这些 户外的活于我来讲还是一种奖赏呢。母亲一旦活起来，我们也就跟着活起来了。母 亲吩咐活儿的时候她的左眼里仍然嵌着圆圆的一点红色，就像一颗红豆似的，那是 父亲咽气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突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我总觉得那是父亲的灵魂，父亲 真会找地方。父亲的灵魂是红色的，我确信他如今栖息在母亲的眼睛里。 布置完活儿，母亲又对弟弟说：“往年当买的鞭炮、挂钱、对联和纸灯笼今年 一律不买了。”“我知道。”弟弟低下头沉沉地说。死了主人的人家要在三年之内 忌讳招摇这些喜庆色彩太浓的东西，我们从小时候就知道这种不同寻常的风俗。 看来有父亲和没父亲就是不一样，我的心陡地凄凉了一下，鼻子竟又酸了，又不好 在母亲面前落泪，只能干憋着，痴痴地想着山上的墓园，墓园的白雪和那种无法形 容的宁静之气。一定是我的神色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她唤了一声我的乳名，然后对 我们说：“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掉一滴眼泪。我和你爸爸生活了二十几年，感情一 直很好，比别人家打着闹着在一起一辈子都值得，我知足了。伤心虽是伤心，可人 死了，怎么也招不回来，就随他去吧。你们都大了，可以不需要父亲了，将来的路 都得自己走。你们爸爸活着时待你们都不薄，又不是没受过父爱，也该知足了。” 母亲说完话，就返身进厨房干活去了。我们姐弟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就赶紧行动起 来。 我担着铁桶朝水井走去。水井在我们家的西北方向，选择最近的路线也要绕过 七八幢房屋才能到达那里。路上的雪可不像园子中的那么丰厚和完整，由于人来人 往的缘故，雪东一块西一块像补丁一样显眼地贴在路上，路上还有牲口的粪便和劈 样子人家留下的碎木片。走在这样的路上心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天色非常苍 白，如果不到黄昏时刻，连西边天上那一带隐隐约约的晚霞也看不到。我垂头走着， 因为这一带路线我熟悉得闭着眼睛都可以行走，偶尔碰上两三个长辈的大娘和婶子， 她们大都一开口就唤着我的乳名直直地问：“你妈有心过年吗？”“有心。”我稍 稍抬头望一望她们，接着又垂头朝前走。绕到井台时，才发现那里挑水的人比往日 多了。挑水的大多是男人，他们很自觉地排着队，但是见我来了，他们全都热情地 让我先打。我执拗地谢绝着，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可怜我刚刚没了父亲，我不愿意 接受这种同情，所以我怎么也不肯站到最前面去。我站在这些男人身后默默排着队， 我的脚下是厚厚的冰，冰呈现着一种乳黄的色彩，我就像踩着一大块

奶酪一样。我 不敢看这些男人的脸，因为他们容易使我想起父亲。父亲在世时，也是排在他们身 后的一员。那时候这些男人在一起时有说有笑，现在因为我排在后面，他们都沉默 无语。我只听见吱吱的摇水声和哗哗的倒水声以及许多男人的脚步像蚂蚁一样慢吞 吞前移的微妙的摩擦声，其它我感受到的就是这单调的动荡之下潜藏着的深深的寂 静和寒冷。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我又忆起了母亲眼里那颗鲜润的红豆。这时我 脚边的两只水桶突然发出一阵狂饮的声音，原来前面的人把水先例进我桶里了，我 只好退出队伍，担起两只桶摇摇晃晃地离开井台。离人群远了的时候，我才敢捧出 眼泪。我哭是因为他们狠狠地同情了我，我受不了。由于哭泣我的倔劲就给提上来 了，倔劲一上来力气也就壮了起来，所以我很快走到家门口了。我把水担进厨房， 厨房里有雾蒙蒙的水汽，母亲正守着一只大盆洗涮碗碟，而姐姐则蒙着一块头巾站 在一把椅子上扫尘。母亲吩咐我把水倒进缸里后抱一些柴火进来，因为炉子里的火 不多了。我鼻音浓重地应着。母亲便问：“没出息的，又偷着出去哭了？”“他们 非要我先打水，我受不了。”我说。“过了年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何况，你一定是 见着他们不吭不响了，所以人家才可怜你。”母亲淡档地说。 年已经像一个许多天没吃东西的大肚罗汉一样气喘吁吁地走到门槛了，只要稍 稍开一下门，它就会饥肠辘辘地进来。再有一天就是年三十，我们要依照风俗去山 上请爸爸回家过年。一大早，母亲就起来忙着煎鱼、炒鸡丝和摊鸡蛋，她做这些都是上坟用的，而我们姐弟三人则在里屋为父亲打印纸钱。为了让父亲在那边最富有， 所以我们总是用面值一百元的钱币来打纸钱。心细的姐姐说票子都是大的父亲买东西怕找不开，所以我们才又打了一些角角分分的零钱。等一切都准备停当我们将要 出发的时候，母亲突然说：“让我也去吧。”母亲垂下手，很自然地征求我们的意 见。我和弟弟同时看了看姐姐，因为她最具有发言权。姐姐说：“你别去了，我们 去就行了。”“可我还一次也没去过呢。”母亲很有些委屈地说，好像我们剥夺了 她探望丈夫的权利似的。“可你一去又得哭了。”姐姐直率地说。“我保证不哭。”母亲几乎是有些流露出女孩子气了，她飞快地摘掉围裙，冲进里屋去找围巾和手套。姐姐仍然心有余悸地问我：“你猜她去了会哭吗？”“我想会的。”我说。“肯定 要哭。”弟弟补充说。“那就不让她去了。”姐姐说完，我们姐弟三人趁她还没出 来就先溜出家门。我们像小偷一样飞速地沿着障子边东拐西拐地蹿上公路，很快就 把母亲甩掉了。她不知道父亲墓园的确切位置，而且她发现我们是故意摆脱她之后， 她绝对不会再追赶我们的。 天气极其寒冷，连空中乱响的爆竹声也是寒冷的。进山之后，我们的目光不停 地朝父亲居住的地方眺望，好像久别归家似的那么望眼欲穿。有几只大鸟在墓地上 面的树梢盘桓，像墓园守望者一样。我们到达父亲身边时就像看见上帝一样一齐跪 下，我们做着最古老的祭奠。纸钱焚化时的氤氲烟雾使我仿佛看见了父亲的双手， 他的确隔绝了我们，这双手我们再也牵不到了。这时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母亲，她若 站在这里会怎样呢？ 告别墓园走回家时已近晌午。厨房里很温暖，炉火很旺。母亲头也不抬地守着 一只盆子刷鱼，看来她是生了气了，她很少这样对我们生气。我们洗过手后赶紧各 就各位地忙自己分内的活，这时母亲突然直直地问：“你们招呼你爸爸回家过年了

吗？” “招呼了。”弟弟心惊胆颤地说。 “怎么招呼的？”母亲抬起头，我望见她的眼圈是红的，她一定哭过。 “我们说，家里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爸爸你回家过年吧。”弟弟说这话时声音微妙极了。 “再没说别的？” “我说了让他保佑弟弟今年考上大学。”我喘端地补充。 “你还想让他这么操心？”母亲不留情面地挤兑我，只能说明刚才不让她去墓园她不痛快。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着，眼泪似乎又要流出来了，我赶紧走到火炉那去捅火。 “没事了，你们都该干啥就干啥去吧。”母亲叹息了一声，不再追究了。 年三十，按照母亲的吩咐姐姐必须回婆家过年，她不愿意因为失去丈夫而滞留，女儿在家陪着自己，那么只有我和弟弟同她共度除夕之夜了。为了不惹她伤心，我们在那一天都表现得出奇的勤快，而且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午夜之时，外面的爆竹声连成一片，像地震似的。我们家虽然没放爆竹却也仿佛放了似的，从院子四周不停地传来僻僻啪啪的声音。母亲像往年一样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站在灶前煮饺子，而我和弟弟则马不停蹄地往桌子上摆菜、筷子、酒杯和食碟。这是一个最难熬的时刻，只要过了除夕，年也算过去，生活又会平稳起来。外面的夜是黑的，空气是冷的，没有雪花降临预兆来年是个丰年。我们无法抗拒地看着年的到来。年走了世世代代，已经苍老了，疲惫了，似乎它的每一个脚步都是迟暮的。我的眼前又闪现出了山上墓园的情景，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星光一定像萤火虫似的飞向那里。

我们坐在桌前举起酒杯为新年做着陈旧的祝福。母亲神情极其镇静。当我祝福她长寿，而弟弟依照惯例跪下磕头为她祈求万福的时候，她的慈祥就像阳春三月的植物一样丰满地复苏了。母亲也同样祝福我们，说着那些我们晚辈人很少能享受到的吉祥话，这使我们觉得这个年里我们将与众不同。自始至终，她没有落一滴泪，她的眼睛里收留着那个柔软的孩子般地栖息在她眼底灵魂——那枚鲜红的亮点同母亲的目光一起注视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共同的孩子。这是一个温暖的略带忧伤气息的除夕，它伴着母亲韧性的生气像船一样驶出港口了。我大大地松了口气。那天夜晚，炉火十分温存，室内优柔的气氛使我们觉得春天什么时候偷偷溜进屋里来了。 初一的时候天忽然下起漫无边际的大雪。冬天的早晨本来就来得晚，雪天的早晨就更像凌晨之时的天色了，所以我很迟才从梦中醒来。从床上爬起来，觉得屋子里暖洋洋的，用手试试火墙，才知母亲早已起来生过火炉了，我忽然有一种要哭的欲望。窗外十分宁静，菜园之外的道路上没有忙年的人影，年已经过去了，大家似乎都在沉沉地休息，整个小镇像瘫痪了似的。我披好衣裳，下地，走进厨房。先看了看炉膛中的火，添了些柴，然后就穿过黄昏似的走廊去母亲的房间。可我突然发现母亲不在房间里，她的房间收拾得十分干净。我的心沉了一下，慌慌地去弟档的房间把他从床上摇醒，问他：“妈妈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睡眼惺松地回答。 “她不见了。”我说。 “不会走远吧。”弟档很自信地穿衣起来跑到屋外的院子里去找母亲，他先去了厕所，然后又进了仓房，但怎么也没能找到。 “会不会去挑水了呢？”弟档问。 “不会，水桶都在家里。”我们急得几乎要放声哭了。正在这时，姐姐和姐夫回门来了，姐

姐一进来就感觉到气氛不正常，她焦急地问我：“咱妈怎么了？”“昨晚她还在，早晨醒来时她不见了，她是生了炉子后走的。”我说。“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着她？”姐姐埋怨着我们，眼里噙满泪花。母亲会不会因为一时思念成疾而真的抛下我们呢？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山上墓园的情景。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母亲会不会去那里了呢？没等我来得及把这个可怕的想法告诉姐姐，母亲突然推门而入了。她一定是走了很远的路，她的身上落着许多雪，她围着一条黑色的头巾，脸色比较鲜润，目光又充满了活力。“你去哪儿了，急死我们了。”姐姐说。母亲摘下围巾，上上下下地拍打着她身上的雪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好像她到别人家的园子偷花去了。她轻轻地告诉我们：“我看你爸爸去了。”“你找到地方了吗？”我们问她。“我一上山就找到了。”她垂下眼睑低声地说，“我见到他的坟时心里跳得跟见到其它的坟不一样，我就知道那是你爸爸。”我们全都垂下头来，真后悔那天没有带她去墓园。“他那里真好。”母亲有些迷醉地说，“有那么多树环绕着，他可真会找地方。春天时，那里不知怎么好看呢。”她说完走进里屋把围巾手套放置好，又重新走向厨房，戴上围裙。我见她发丝乌亮，她看上去精神多了，而我的眼前再一次出现墓园的情景。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雪稠得像一片白雾，父亲被罩在这清芬的白雾中。母亲掀开炉圈去看炉膛的火，这时我才吃惊地发现她的眼睛如此清澈逼人是因那颗红豆已经消失了！看来父亲从他咽气的时候起就不肯一个人去山上的墓园睡觉，所以他才藏在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母亲亲自把他送到住处，他才安心留在那里。他留在那里了，那是母亲给予他的勇气，那是母亲给予他的安息的好天气。窗外的大雪无声而疯狂地漫卷着，我忽然明白母亲是那般富有，她的感情积蓄将使回忆在她的余生中像炉火一样经久不息。这时母亲温和地转过身来问我们：“早饭你们想吃点什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